

歌德对话录

[德] 爱克尔曼\著 文燕\编译

歌德诚恳地指
导着每个人。
他丰厚的学
识、宽容的言
语、恳切的态
度，如一缕清
风沁人心脾，
而且深刻精辟
的思想也给每
位读者一次精
神的洗礼。

五洲传播出版社

歌 德 对 话 录

(德) 爱克尔曼 著

文燕 编译

辽海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歌德对话录 / (德) 爱克尔曼著; 文燕编译. —北京: 五洲传播出版社, 2004.12

ISBN 7-5085-0667-7

I. 歌... II. ①爱... ②文... III. 歌德, J.W.V. (1749~1832) —语录 IV. I516.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143412 号

歌德对话录

责任编辑 / 初立忠

编辑助理 / 黄金敏 罗义锦

出版发行 / 五洲传播出版社 (北京北三环中路 31 号 邮编: 100088)

承印者 / 北京云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开本 / 880 × 1230 毫米 1/32

字数 / 120 千字

印张 / 9

版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 ISBN 7-5085-0667-7/I·49

定价 / 18.00 元

译者序

爱克尔曼的《歌德对话录》，以及歌德的自传《诗与真实》，历来被视为研究歌德生平及思想的珍贵记录。

从1823年初相识，至1832年3月歌德逝世，爱克尔曼一直担任歌德的秘书，并成为他的亲信，他们几乎每天都相处在一起。而这段时间，也正是这位伟人生命的最后九年。此时的歌德，心态是沉稳而豁达的，因此在这本对话录中，所流露的不是陈腐偏执的文艺批评理论，而是歌德真实的生活状态。作者抓住歌德日常生活的点滴，以清新优美的笔调向我们展示出歌德的内心世界和外在神情，以及他超远的思想理论。

温文纤敏的爱克尔曼，面对着伟岸强大的歌德，总是以一种谦卑的心态诚实地记录着歌德的言行。全书以歌德的晚年生活为背景，记述了他当时的思想、感情、交际生活，对于人生、艺术、科学、政治、宗教等各方面的独到理解，以及他很多著作的写作缘

歌德言行录

由、作品内容及影响等。阅读此书，就好像歌德活生生地站在我们眼前，诚恳地指导着每个人。他丰厚的学识、宽容的言语、恳切的态度，如一缕清风沁人心脾，而其深刻精辟的思想也让每个阅读者得到一次精神的洗礼。

原著共有 40 万字，由于其中所含内容范围过广，涉及哲学、美学、文艺理论、写作实践等方面，且有些过于复杂枯燥或者是专业性太强，因此，译者在编译时，作了大量的取舍，抛弃了大部分偏执无味的理论文学，只从记录歌德言行及日常生活着手，在语言及内容上作了少量调整，以便适应于广大读者。

编译时参阅了格尔哈尔特·梅列安 1912 年出版的选本，引本载于柏林弗利兹·海特尔书店的《书法丛书》中。

著 者 序

(关于第一卷和第二卷)

我天性喜欢把我认为有价值，或者珍贵而又特别的经验记录下来，并去理解它们。于是，就有了这部与歌德的对话集。所谓活到老，学到老，因此，不管是在我与这位伟人初见的时候，还是在已和他共同生活了几年之后，为了我的以后打算，我都喜欢这种记录工作。

但是，每当我想起在这九年里，他那些让我感到欣喜的丰富的言语，如今只能从其中取出如此微小的分量，就感觉自己像个小孩一样，只想接住滋润的春雨，却让大部分从指间漏失了。

世人常说：“书有书的命运”，这句话可以用来说明书的成立，以及它以后在广大世界里的出现。它也同样适用于这本书。我经常由于种种烦累——例如心情不好、生病——以及日常生活事务繁琐，会连着几个月也写不出一行来。但是，当心情好转、身体健康，而又空闲并且有写的欲望时，就能有愉快的进

展。在长久的相处中，当然有时会有些无意义的事情；有些人，在当时也没有做出恰当的评价。我这样说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向那些喜欢按时间顺序阅读的读者道歉，因为他们在阅读的过程中会发现许多明显的缺陷。这当中，有许多有益的东西被遗漏了，特别是歌德和他众多朋友们的谈话，以及他对许多在世作家的作品所做的有用的评论——虽然记录了其他相同的话，但我们已经知道：书籍在写成的时候，就已经注定了它们的命运。

我诚挚地感谢上帝，为了这些我整理完成在这两卷里的，大概可以看作装饰我一生的东西。甚至不仅如此，我也很有把握：世人也会感谢我做的这些记录。

我认为：这种对话，不仅包含了许多关于人生、艺术和科学的说明以及珍贵的教训，并且这些关于日常生活的直接描写，也有利于人们从歌德的各种作品中去认识他本人。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我认为内在的歌德并没有因此被充分表现出来。有人很妥当地把这个伟人比作能随不同方向而绽放出不同色彩的多面的金刚石。所以，就像他能因环境和所面对的人的不同，而有不同的表现一样，从我的角度看，我可以毫不谦虚地说，这就是我的歌德。这句话，既可以用来说明他在我面前是什么样，又特别能说明我是怎样地理解和再现了他的事迹。这种情况是能反射的，人们很少看到一个

人能不加入自己的观点而完整地保持其特殊的形态。劳豪、陶厄、石提勒、达维特对歌德的画像，虽然都是极真实的，但却不免或多或少地打上了个人的烙印。既然对于具体的东西都可以这样说，那么对那些难以察觉，无法捉摸的东西便更能这样表达了！但是我认为从我的立场上看，不管怎样，只要是透过智力，或透过与歌德本人的交际来判断这个对象的人，都不会忽视我务求忠实的努力。

在预说了这么一大堆关于对象的看法之后，我还有一些关于作品内容的话想在这里说。

真理就是关于每个个体的对象的东西。它不被限制，也绝不微小、狭隘。但它是相对的，正如深广的自然法则，因为呈现多样性而不会表现完全一样，即使是单纯的东西，也同时具有扩大性。这些东西，用肯定或把肯定与肯定叠合，或者既肯定又否定都不能表明，就更不用说真理本身了。

以歌德论诗为例，他的种种谈话经常有所偏颇，甚至有明显的矛盾。他有时尊重诗人自身的情感，有时却支持社会所给予的题材；有时重视写作的方法，有时则更重视题材；有时注重形式的完整，有时却只重视精神而完全放弃形式。

不过，一切肯定或否定都是真理的一面，它们互相结合表现了对对象的本质，并趋近真理本身。所以我根据动机之不同，以及年月时间的不同，把在这样的场合以及与此类似场合里的各种谈话也记载在这本书



里。我希望读者能够不被个体的东西所迷误，着眼于整体，把一切都妥善地整理融合，并做出正确的判断。

另一方面，读者可能会遇见许多看起来好像是琐碎的事情。只要细致观察就会发现，这些琐事中经常也包含有重要的信息，并且往往成为后面发生的事情之基础，或者有利于补充性格的描写。它们虽然不被重视，但很肯定是不可或缺的东西。

现在，我就要向这本受我长久宠爱的书告别，并把它送到人间。在此预祝它前途顺利，并希望有更多善事能被鼓舞和推广。

1835年10月31日

爱克尔曼于魏玛尔

第三卷序

我眼前这本酝酿已久的《歌德对话录》第三卷完成了，我深深地感到战胜巨大障碍的喜悦。

我的立场是很艰难的。好像是不能借着今日吹着的风行船，而不得不非常坚忍地等候了几星期或几个月，再次吹过那样的顺风。幸亏写成最初两卷的时候，可说是趁着顺风走的。因为当时他的话还在耳边响着，我正为和那位伟人的直接交往所振奋，因此就像乘着翅膀被运到了目的地似的。

可是在那种声音已经消逝了好多年，那种亲自接近的喜悦也遥远地离开了的今日，当我静静地想起过去的时候，当过去开始复活，他那伟大的思想和伟大人格的面容，虽然遥远，却鲜明得如沐浴着中午阳光的山脉一般浮现在我眼前的时候，才能产生那种急切需要表达的感激。

我为和他这样一位伟人的接触而感到振奋。他深刻的思想和话语都像过去一样，将我唤醒。我又看到活生生的歌德在那儿了。我的耳边又回响起他特别且

可亲的声音，眼里又浮现出他穿着燕尾服，戴着勋章，站在明亮的灯光下，穿梭在欢声笑语的人群中的情景。我又想起某天，他穿着深色大衣，头戴青色帽子，腿上盖着灰色毯子，与我并坐在车上。他肤色健康，语调高亢，满溢着才气。或者我又记起一个晚上，我走进他那幽静的小屋，与穿着睡衣的他，快乐而悠闲地对坐着谈论各种事情。我的心灵因为他的精神中种种高贵的东西而激奋。我们融洽和睦，我总是握着他伸过来的手，然后我也举起酒杯，看着他，为他的健康祝福。如此，我又感觉到与活生生的他见面了，耳里也再度像过去那样回荡起他的声音。

几个星期几个月，在时间的长河中不过是一刹那，即使回忆起那消逝的情人，也常会因喧嚣骚乱的现实生活而被破坏和阻碍，更何况默想消逝的情人重生，那种幸福的瞬间就显得尤其短暂。我对歌德幸福的默想就是这样。这，也就是真实的人生常态。

常常会有好几个月白白地过去，因为日常生活烦扰着心神，我对他似乎没有一点感觉，他也不能让我的精神触动到什么。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我写不出一个字。因为我的才思枯竭，我必须忍受着江郎才尽的痛苦，无为地混日子。由于我是以一个伟人为对象，因此，为了在心里找到一个能容纳他深厚的思想和感情、精神以及感官的广裕处所，我必须等待“过去”的点滴呈现在我心里，因为任何一点差错都是绝对不能容忍的。想要描写真实准确，绝对不是件容易的

事，必须让他具有高雅的人格、温和闲逸的心情、有力而清晰透彻的精神，并且还不乏平日那样的威严。

我与他，介乎于儿子与父亲、徒弟与师长、教养贫乏者与教养丰富者之间，这是一种特殊而十分微妙的关系。在他的带引下，我走进了他的世界，亲自参与体验到他高贵的精神生活和肉体的欢愉。有时我几乎天天拜访他，有时一个星期只去一次。在白天吃饭时，有时是和许多拜访者一起，有时则只有我们两人相对着吃。

他是个多重的人——有时是这个人，有时又是那个人，因此，他的谈话也就如他的文学作品一样色样丰富。他的话，有时像春天繁盛的花园，观众往往为这奇异的华美所迷惑，连一个花环也不愿去做。在这种时候，因为被伟大的理念充塞，他的话语源源不断地涌出。相对的，当他沉默寡言时，他的精神仿佛被烟雾笼罩着，甚至有时，他就像凶猛的狂风冷冷地刮在白雪覆盖的原野一样充满了冰冷。当然，在他旁边也有喜悦快乐的时候。这时，他的谈话是畅快的，就好像在明媚的夏天，听着潺潺溪水流过开满鲜花的原野，杜鹃啼叫着飞过晴空；他的谈话，就像从树丛里或篱笆间一齐向我们传送的欢声一样，令人心旷神怡。

他的年龄是循环不定的，老年和青春，像冬日跟夏天一样，常在他的内心斗争。但令人惊叹的是，当他七八十岁时，却很少有秋冬的日子，他似乎总是



“青春长驻”。

他有伟大的自制力，他天性的主要特质也正是这种伟大的自制力造就的。他所有令人惊讶的作品的完成，那种高贵的审慎，正是由于他的克己让他能这样地运用材料。但是，有时在他的许多著作或谈话里，又正是由于这种特质让他显得拘谨并且顾虑。然而，当那种自制力背弃他时，也就是当他碰巧撞上什么更强大的魔力，并在心里激荡时，他的谈话就变得像从高处奔泻的瀑布一样，绵绵不绝。而他心里最大最善的东西，也在这种时候涌出来。马蒙德尔论狄德罗当时说：单从过去去理解狄德罗的人，是一知半解的人。当狄德罗起劲说话的时候，是无人能敌的，是让人迷醉的。我想，这是由于瞬间的灵感，因此，歌德的旧友认为歌德所说的胜过他所写的。

如果说我在这些对话里，在那种幸福和幸运的瞬间获得了如此多的东西，那么我认为，正是由于许多地方有了歌德的两种人格（一是对于作为年轻朋友的我，一是对于作为拜访者的我），才让我从中获益不少。

日内瓦的梭莱是自由思想的民政论者。从1822年被聘用到魏玛尔来担任大公爵的师傅到歌德逝世的那年，他都与歌德保持着长久而密切的交往。他是歌德家饭桌上和聚会里的常客，并且因为他在自然科学上的见识，使他们两人有了许多接触点。梭莱是高明的植物学者，他整理了歌德的成果，并且以他在植物

学上的见识，用法文翻译了歌德的《植物形态论》，使这本书得以在社会上大力推广。服务于宫廷的梭莱常常和公子殿下或者以大公爵或公爵夫人委托拜访的名义与歌德接触。

这些亲密的接触，都被梭莱记进了日记里。在数年前，他把从日记里整理出来的一部分草稿恳切地交给我，并且说在我的第三卷里可以按年代编入这些最有趣味、最好的东西。

由于著者梭莱繁忙芜杂的生活，这种用法文所做的记录，有的详细，有的粗劣且有所缺漏。但浏览他的草稿，涉及的所有问题都是我与歌德曾重复详细谈论过的，因此我的日记正好适用于填缺补遗他的记录，详细地表述以前常常只是暗示的内容。但在文中仍把引用他草稿的部分加以了注明——尤其是最初的两年间。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把我自己的部分——除了少量以外，从1824年至1829年的全部，以及1830年的大部分之记录区别出来。

此外，我期待这部长久深受我喜爱的第三卷，能如开头两卷一样，获得认同和赞誉。

1847年12月21日

爱克尔曼于魏玛尔

1823年6月10日 星期二 魏玛尔

几天前，我就来到了这里，直到今天，我才第一次拜访歌德。我受到了他相当真诚的接待。他让我觉得，这一天，是我有生以来最幸福的日子。在昨天，他就告诉我派去的人，今天中午十二点我可以去见他。当我去的时候，仆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准备带我进去了。

屋内的装饰，虽然不是金碧辉煌，却十分朴素高雅，感觉相当不错。楼梯的旁边，立着许多古代雕塑，向人展示着歌德对形态艺术和古希腊的独特癖好。楼下有很多妇女进进出出地忙碌着。有一个漂亮的小男孩亲切地向我跑来，瞪着大眼看着我，他是歌德的儿媳妇奥蒂列俊美的儿子。

我环视了一下屋内，便随着热情的仆人上楼了。我跨进他打开的一个房间，这个房间的门槛上写着“Salve”的欢迎字样。在他的带领下，我穿过这个房间，进入另一个稍大一点的房间。他让我稍等片刻，便去向主人通报。这间屋子很凉爽，地板上铺着地毯，一张红色的长椅和许多同色的椅子随意地放着。椅子旁是一架钢琴，墙上挂着许多大小各异的油画和素描。

仆人出去的那个房间的门开着，从这里可以看见

里间也同样挂着许多画。

没多久，歌德就出来了。他穿着青色衣服和短靴，高大的身体让人有点畏惧。但很快的，你的拘谨便会因他的恳切而消失。我们在沙发上坐下。眼前的他是如此的真实，我激动得几乎说不出话来。

“刚才我还在看你的稿子，”他立刻进入主题，“我已经看了一个上午；它本身就很不错，根本不需要任何人去推荐。”然后他又夸我思路清晰，叙述流畅，基调安稳而且思想透彻，并说他现在就会给科达^①去封信，明天就把稿子寄过去。我看着他，不断地向他致谢。

后来我们谈到了我以后的打算。我告诉他，我本来打算在莱茵河边找个好地方住下，写点其他的东西，但现在，为了等科达的回信，我打算到叶那去。

歌德问我在那边有没有熟人，我说我想联系冯·克内伯尔^②，于是，他便写了封介绍信，让我带去。

“那么你就好好去吧。在叶那，我们离得很近，可长期来往，还可以通信。”他说。

我们闲适地坐着谈了很久。与他在一起，即使不

① 科达 (Cotta, 1764 - 1832)，叶那的出版商人。

② 冯·克内伯尔 (Von Knebel, 1744 - 1834)，与歌德有长期交往的一位作家。

说话,也很快乐。他刚韧的脸,是棕色的,上面布满皱纹,但每条皱纹都是鲜活的。并且他的一言一行无不透露出他的憨厚、刚毅、沉静和伟大。他讲话舒缓而浑厚,有着帝王之气。他荣辱不惊、心定气闲,在他身上,我感受到了无法表达的舒服和安心——这种感觉,就像历经艰难和期盼,而最后终于实现理想一样。

谈到我的信,他很赞同我的话——一个人若能将一件事处理得很好,那么他做其他的事就没什么问题了。

他感叹我们无法预知世间万物的变化,又说因为在柏林有许多朋友,所以最近就想到了我。

他高兴地笑着,建议我停留在魏玛尔的这几天应该到处看看,特别是剧场,并说要交代秘书克罗伊特先生给我做导游。然后他又询问我的住处,说适当的时候会派人去请我,想再和我聊聊。

最后,我们诚挚地告别。因为他的友善,我感到很快乐。